



世界幽默小说文丛



莫泊桑

幽默作品集

《我的叔叔于勒》《羊脂球》《项链》
《西蒙的爸爸》《菲菲小姐》

罗文英/主编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泊桑幽默作品集/(法)莫泊桑(Maupassant, G.)著;
张廷芳译.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1. 3

(世界幽默小说文丛/罗文英主编)

ISBN 978—7—80680—967—9

I. ①莫… II. ①莫… ②张…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① I 565.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0473 号

世界幽默小说文丛

莫泊桑幽默作品集

主 编 罗文英

责任编辑 王大伟 荆红娟

封面设计 艾博堂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 com

tbwyzbb@163. 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967—9

定 价 96.00 元(全四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公司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410005

目 录

蛮子大妈.....1

戴家楼6

比埃洛——写给杭里·路戎..... 26

一个诺曼底人——写给波尔·阿勒克西 30

旅途中写给巨思达夫·都杜寺.....35

一场决斗.....40

床边协定.....44

懊恼写给雷雍·企埃尔.....49

到手的勋章.....54

一场政变.....58

保护人65

雨伞写给迦必意·吴迪诺.....69

遗产写给迦都勒·孟代斯.....75

首饰123

散步130

俘虏135

壁橱144

一家人149

西蒙的爸爸.....153

羊脂球159

一个女佣工的故事.....186

菲菲小姐.....198

两个朋友.....207

我的叔叔于勒.....212

蛮子大妈

一

我有十五年不到韦尔洛泉去了。今年秋末，为了到我的老友塞华尔的围场里打猎，我才重新去了一遭。那时候，他已经派人在韦尔洛泉重新盖好了他那座被普鲁士人毁的古堡。

我非常喜欢那个地方，世上真有许多美妙的角落，教人看见就得到一种悦目的快感，使我们不由得想亲身领略一下它的美。我们这些被大地诱惑了的人，对于某些泉水，某些树林，某些湖沼，某些丘陵，都保存着种种愉快的回忆，那固然是时常都看得见的，然而却都像许多有趣味的意外变故一样教我们动心。有时候，我们的思虑竟可以回到一座树林子里的角落上，或者一段河岸上，或者一所正在开花的果园里，虽然从前不过是在某一个高兴的日子里仅仅望见过一回。然而它们却像一个在春晴早起走到街上撞见的衣饰鲜明的女人影子一般留在我们心里，并且还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种下了一种无从消磨和难以遗忘的欲望，由于失之交臂而引起的幸福感。

在韦尔洛泉，我爱的是整个乡村：小树林子随处可见，小溪流像人身的脉络一样四处奔流，给大地循环血液，在那里面捕得着虾子，白鲈鱼和鳗鱼！天堂般的乐趣！随处可以游泳，并且在小溪边的深草里面时常找得着鸛鹑。

当日，我轻快得像山羊似地向前跑，瞧着我两条猎狗在前面的草里搜索。塞华尔在我右手边的一百公尺光景，正穿过一片苜蓿田。我绕过了那一带给索德尔森林做界线的灌木丛，抬眼望见一座已成废墟的茅顶房子。突然，我记起在一八六九年最后那次见过的情形了，那时候这茅顶房子是干干净净的，包在许多葡萄棚当中，门前有许多鸡。世上的东西，哪儿还有比一座只剩下断壁残垣的废墟，更令人伤心的？

我也记起了某一天我在困乏的时候，曾经有一位老妇人请我到那里面喝过一杯葡萄酒，并且塞华尔当时也对我谈过那些住在里面的人的经历。老妇人的丈夫是个以私打猎为生的，早被保安警察打死。她的儿子，我从前也看见过，一个瘦高个子，也像是一个打猎的健将，这一家子，大家都叫他们做“蛮子”。

这究竟是一个姓，或者还是一个诨名？

想起这些事，我就远远地叫了塞华尔一声。他用白鹭般长步儿走过来了。我问他：“那所房子里的人现在都怎么样了？”于是他就向我说了这个故事。

二

普法之间正式宣战的时候，小蛮子的年纪正是三十三岁。他从军去了，留下他母亲单独

住在家里。他们并不替她担忧，因为她有钱，大家都晓得。她独自一人留在这所房子里了，那是座落在树林子边上并且和村子相隔很远的一所房子。她并不害怕，此外，她的禀性和那父子是一般无二的，一个严气正性的老太太，又长又瘦，不常露笑容，人们也绝不敢和她嘻闹。并且农家妇人们素来是不苟言笑的。在乡下，笑是男人们的事情！因为生活是晦暗没有光彩的，所以她们的心境都窄，都打不开。男人们在小酒店里，学得了一点儿热闹的快活劲儿，他们家里的伙伴却始终板起一副严肃的面孔。她们脸上的筋肉还没有习惯那种笑的动作。

这位蛮子大妈在她的茅顶房子里继续过着通常生活。不久，茅顶上已经盖上雪了。每周，她到村子里走一次，买点面包和牛肉以后就仍旧回家。当时大家说外面有狼，她出来的时候总背着枪，她儿子的枪，生了锈，并且枪托也被手磨坏了。这个高个儿的蛮子大妈看起来很古怪，她微微地偻着背，在雪里迟缓地跨着大步走，头上戴着一顶黑帽子，紧紧包住一头从未被人见过的白头发，枪杆子却伸得比帽子高。

某一天，普鲁士的队伍到了。有人把他们分派给居民去供养，人数的多寡是根据各家的贫富做标准的。大家都晓得这个老太婆有钱，她家里派了四个。

那是四个胖胖的年轻人，毛发和胡子都是金黄的，眼珠却是蓝的，尽管他们已经熬受了许多辛苦，却依旧胖胖的，并且虽然他们到了这个被征服的国里，脾气却也都不刁。这样没人统率地住在老太太家里，他们都充分地表示对她关心，极力设法替她省钱，教她省力。早上，有人看见他们四个人穿着衬衣绕着那口井梳洗，那就是说，在冰雪未消的日子里用井水来洗他们那种北欧汉子的白里透红的肌肉，而蛮子大妈这时候却往来不息，预备去煮菜羹。后来，有人看见他们替她打扫厨房，揩玻璃，劈木柴，削马铃薯，洗衣裳，料理家务的日常工作，俨然是四个好儿子守着他们的妈。但是她却不住地记挂她自己的那一个，这个老太太，记挂她自己的那一个瘦而且长的、弯钩鼻子的，棕色眼睛，嘴上盖着黑黑地两撇浓厚髭须的儿子。每天，她必定向每个住在她家里的兵问：

“你们可晓得法国第二十三边防镇守团开到哪儿去了？我的儿子在那一团里。”

他们用德国口音说着不规则的法国话回答：“不晓得，一点不晓得。”后来，明白她的忧愁和牵挂了，他们也有妈在家里，他们就对她更加细心地照料。她也很疼爱她这四个敌人；因为农人们都不大有什么仇恨，这种仇恨仅仅是属于上层人士的。至于微末的人们，因为本来贫穷而又被新的负担压得透不过气来，所以他们付出的代价最高；因为素来人数最多，所以他们成群地被人屠杀而且真地做了炮灰；因为都是最弱小和最没有抵抗力的，所以他们终于最为悲惨地受到战争的残酷祸殃；有了这类情形，他们都不大了解种种好战的狂热，不大了解那种激动人心的光荣以及那些号称具有政治性的策略；这些策略在半年之间，每每使得

交战国的双方无论谁胜谁败，都同样变得精疲力竭。

当日地方上的人谈到蛮子大妈家里那四个德国兵，总说道：“那是四个找着了安身之所的”

谁知有一天早上，那老太太恰巧独自一人待在家里的时候，远远地望见了平原里，有一个人正向着她家里走来。不久，她认出那个人了，那就是担任分送信件乡村邮差。他拿出一张折好了的纸头交给她，于是她从自己的眼镜盒子里，取出了那副为了缝纫而用的老花眼睛；随后她就读下去：蛮子太太，这件信是带一个坏的消息给您的。您的儿子威克多，昨天被一颗炮弹打死了，差不多是分成了两段。我那时候正在跟前，因为我们在连队里是紧挨在一起的，他从前对我谈到您，意思就是他倘若遇了什么不幸，我就好当天告诉您。

我从他衣袋里头取出了他那只表，预备将来打完了仗的时候带给您。现在我亲切地向您致敬。

第二十三边防镇守团二等兵黎伏启这封信是三星期以前写的。

她看了并没有哭，她呆呆地站了很久，很受了些打击，连感觉力都变迟钝了，以至于并不伤心。她暗自想道：“威克多现在被人打死了。”随后她的眼泪渐渐涌到眼眶里了，悲伤侵入她的心里。各种心事，难堪的，使人痛苦的，一件一件回到她的头脑里了。她以后抱不着他了，她的孩子，她那高个儿孩子，是永远抱不着的了！保安警察打死了老子，普鲁士人又打死了儿子？他被炮弹打成了两段，现在她仿佛看见那一情景，教人战栗的情景：脑袋是垂下的，眼睛是张开的，咬着自己两大撇髭须的嘴唇，像他从前生气时一样。

他的尸首是怎样被人拾掇的，在出了事以后？从前，她丈夫的尸首连着额头当中那粒枪子被人送回来，那么她儿子的，会不会也有人这样办？但是这时候，她听见一阵嘈杂的说话声音了。正是那几个普鲁士人从村子里走回来，她很快地把信藏在衣袋里，并且趁时间还来得及又仔仔细细擦干了眼睛，用平日一般的神气安安稳稳接待了他们。

他们四个人全是笑呵呵的，高兴的，因为他们带了一只肥的兔子回来，这无疑是偷来的，后来他们对着这个老太太做了个手势，表示大家就可以吃点儿好东西。

她立刻动手预备午饭了；但是到了要宰兔子的时候，她却失掉了勇气。然而宰兔子在她生平这并不是第一次！那四个兵中间，有一个在兔子耳朵后头一拳打死了它。

那东西一死，她从它的皮里面剥出了鲜红的肉体；但是她望见了糊在自己手上的血，那种渐渐冷却又渐渐凝住的温暖的血，自己竟从头到脚都发抖了；后来她始终看见她那个打成两段的长个儿孩子，他也是浑身鲜红的，正同那个依然微微抽搐的兔子一样。

她和那四个兵同桌吃饭了，但是她却吃不下，甚至于一口也吃不下，他们狼吞虎咽般吃

着兔子并没有注意她。她一声不响地从旁边瞧着他们，一面打好了一个主意，然而她满脸那样安祥，教他们什么也察觉不到。忽然，她问：“我连你们的姓名都不晓得，然而我们在一块儿已经一个月了。”他们费了好大事才懂得她的意思，于是各人说了各人的姓名。这办法是不能教她满足的；她叫他们在一张纸上写出来，还添上他们家庭的通信处，末了，她在自己的大鼻梁上面架起了眼镜，仔细瞧着那些不认得的字儿，然后把纸折好搁在自己的衣袋里，盖着那封给她儿子报丧的信。饭吃完了，她向那些兵说：“我来给你们做事。”

于是她搬了许多干草搁在他们睡的那层阁楼上。

他们望见这种工作不免诧异起来，她对他们说明这样可以不会那么冷；于是他们就帮着她搬了。他们把那些成束的干草堆到房子的茅顶那样高，结果他们做成了一间四面都围着草墙的寝室，又暖又香，他们可以很舒服地在那里睡。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中间的一个瞧见蛮子大妈还是一点东西也不吃，因此竟担忧了。她托词说自己的胃有些痛。随后她燃起一炉火给自己烘着，那四个德国人都踏上那条每晚给他们使用的梯子，爬到他们的寝室里了。那块做楼门用的四方木板一下盖好之后，她就抽去了上楼的梯子，随后她悄悄地打开了那张通到外面的房门，接着又搬进了好些束麦秸塞在厨房里，她赤着脚在雪里来来回回地走，从容得教旁人什么也听不见，她不时细听着那四个睡熟了的士兵的鼾声，响亮而长短不齐。

等到她觉得自己的种种准备已经充分以后，就取了一束麦秸扔在壁炉里。点燃了以后，她再把它分开放在另外无数束的麦秸上边，随后她重新走到门外向门里瞧着。

不过几秒钟，一阵强烈的火光照明了那所茅顶房子的内部，随后那简直是一大堆骇人的炭火，一座烧得绯红的巨大焖炉，焖炉里的光从那个窄小的窗口里窜出来，对着地上的积雪投出了一阵耀眼的光亮。

随后，一阵狂叫的声音从屋顶上传出来，简直是一阵由杂乱的人声集成的喧嚷，一阵由于告急发狂令人伤心刺耳的呼号构成的喧嚷。随后，那块做楼门的四方木板往下面一坍，一阵旋风样的火焰冲上了阁楼，烧穿了茅顶，如同一个巨大火把的火焰一般升到了天空；最后，那所茅顶房子整个儿着了火。

房子里面，除了火力的爆炸，墙壁的崩裂和栋梁的坠落以外，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屋顶陡然下陷了，于是这所房子烧得通红的空架子，就在一阵黑烟里面向空中射出一大簇火星。

雪白的原野被火光照得像是一幅染上了红色的银布似地闪闪发光。一阵钟声在远处响着。

蛮子大妈在她那所毁了的房子跟前站着不动，手里握着枪，她儿子的那一杆，无非是害怕那四个兵中间有人逃出来。

等到她看见了事情已经结束，她就向火里扔了她的枪。枪声响了一下。许多人都到了，有些是农人，有些是普鲁士军人。

他们看见了这个妇人坐在一段锯平了的树桩儿上，安静的，并且是满意的。一个德国军官，满口法国话说得像法国人一样好，他问她：“您家里那些兵到哪儿去了？”

她伸起那条瘦的胳膊指着那堆正在熄灭的红灰，末了用一种洪亮的声音回答：

“在那里面！”

大家团团地围住了她。那个普鲁士人问：“这场火是怎样燃起来的？”她回答：

“是我放的。”

大家都不相信，以为这场大祸陡然教她变成了疯子。后来，大家正都围住了她并且听她说话， she 就把这件事情从头说到尾，从收到那封信一直到听见那些同着茅顶房子一齐被烧死的人的最后叫唤。凡是她料到的以及她做过的事，她简直没有漏掉一点。等到说完，她就从衣袋里取出两张纸，对着余火的微光以便看清楚，她又戴起了她的眼镜，随后她拿起一张，口里说道：“这张是给威克多报丧的。”又拿起另外一张，偏着脑袋向那堆残火一指：“这一张，是他们的姓名，可以照着去写信通知他们家里。”她从从容容把这张白纸交给那军官，他这时候正抓住她的双肩，而她却接着说：

“您将来要写起这件事的来由，要告诉他们的父母说这是我干的。我在娘家的名姓是威克多娃·西蒙，到了夫家旁人叫我做蛮子大妈。请您不要忘了。”

这军官用德国话发了口令，有人抓住了她，把她推到了那堵还是火热的墙边。随后，十二个兵迅速地在她对面排好了队，相距约莫二十米。她绝不移动。她早已明白；她专心等候。

一道口令喊过了，立刻一长串枪声跟着响了。响完之后，又来了一声迟放的单响。

这个老婆子并没有倒在地下。她是弯着身躯的，如同有人斩了她的双腿。那德国军官走到她的跟前。她几乎被人斩成了两段，并且在她那只拘挛不住的手里，依然握着那一页满是血迹的报丧的信。

我们的朋友塞华尔接着又说：“德国人为了报复就毁了本地方的古堡，那就是属于我的。”

我呢，我想着那四个烧在火里的和气孩子的母亲们；后来又想着这另一个靠着墙被人枪毙的母亲的残忍的壮烈行动。

末了，我拾着了一片小石头，从前那场大火在它上面留下来的烟煤痕迹依然没有褪。

戴家楼

—

每天夜间十一点光景，大家总到那地方去，简单得如同上咖啡馆。他们在那地方碰头的，一共有七八人，始终就是那么几个，然而都不是什么放浪之徒，他们是体面的人，商人，市区的少壮派；他们来喝他们的修道院药酒^①，一面和那地方的姑娘们胡调一会儿，或者和女东家，大家所敬佩的“马丹”^②来恭恭敬敬谈点儿话。

①②是一种由法国某处修道院创始浸制的药酒，素为社会珍视的滋补品。法语对于妇人表示敬意的称呼是“**Madame**”，一般译做“夫人”或者“太太”是适合的；但在此篇则否，所以用音译译作“马丹”；本集其他各篇中亦同。

随后，顾客在十二点以前都回去休息了，而少壮派却有时候蹲着不走。这一家店是有家庭意味的，门面很小，漆成黄颜色，正在圣艾坚堂后面一条小街的角落里；然而从店里窗口纹外望，却望得见河里那个满是卸货船只的港内停泊区，那片被人称为“永保”的大盐田，以及后面圣女山的坡儿和坡儿上那座深灰色古礼拜堂全景。

那位马丹原是欧尔州一个农村里的好人家女儿，从前她完全如同开女帽店或者内衣店似地接受了现在这种职业。至于肯定卖淫这种行业是丢脸的那种偏见，在城市里原是那样激烈和那样固执的，然而在诺曼底的农村里却不存在。农村里的人说：“那是一件好生意。”于是派了自己的孩子去经营妓院，俨然像派他去领导一所女生寄宿学校一般。

这家店并且还是从遗产得来的，从前的业主是一位年老的舅父。马丹和她的丈夫原是伊弗朵附近的小客店的东家，他俩当年断定斐冈的买卖对他们有利益得多，立刻就顶掉了小客店；接着，他们两夫妇在某天早上到了斐冈，就接收了这个因为无人经营陷入危机的店铺。

这本是两个立刻使得邻居和他们的店员爱戴的正直人。然而两年以后，马丹的丈夫因为脑充血死了。原来他这个新职业早把他牵到了筋骨发软的无事可做的状态里，他很快变成很胖的人，这胖身体终于断送了他的生命。马丹自从寡居以来，徒然受到店里的长期顾客的渴慕；但是旁人说她是绝对谨慎的，并且那些受餐宿供给的姑娘们也绝没有在她身上发现过什么。她是高大的，丰满的，和蔼的。她住在这所整天关门的晦暗房子中间，皮肤变得苍白，真像是在一片肥油的浮光之下发亮。一层薄薄儿像是新生而又烫过的假发绕着她的额头，于是给她造成了一种和她体格的圆熟不相协调的少妇姿态。她总是快乐的，脸庞儿是总日开朗的，她有时很诙谐，不过还带着一种没有被这种新职业所消耗的谨慎风度。那些粗俗的字眼儿是始终教她感到有些刺耳的；并且遇着一个不识礼貌的年轻人用合乎事实的名称来称呼她

所主持的商店的时候，她就愤然生气了。总而言之，她的头脑是高雅的，尽管把自己店里的姑娘们全都当作朋友看待，她却毫不牵强地老是说自己和她们的不是从“同一个篮子里”出来的。偶尔，除星期日以外，她领着她的队伍中的一部分坐上租来的车子出游；并且到那条在伐孟山的峡里流着的溪河边儿的草地上游戏。于是这就是种种逃学孩子式的玩意儿了，种种狂乱的赛跑了，种种儿童式的游戏了，整个儿是一种被新鲜空气所陶醉的幽居者的快乐。大家在草丛里嚼着熏腊的冷肉，一面喝着苹果酒，直到日落的时候才带着一种美妙无穷的疲倦，一种甜蜜的柔软感觉回家；大家在车子里，把马丹当作一个温良宽大的慈母吻着。

这家店有两个出进的口子。在角儿上开着的是一种情形暧昧的小咖啡馆的门，那要到傍晚时候，才有小市民和海员来光顾它。两个女店员负责本店的这项专有买卖，特别派作应付这一部分顾客的要求。她们的助手是一个名叫弗里兑力的男工，一个强健得像牛一般的淡黄头发没有胡须的矮子。她们在那些摇晃不定的大理石桌上给顾客们侍候着大杯的葡萄酒和成瓶的啤酒，并且把臂膊搭在喝酒者的项颈上，把身子斜坐在他们腿上来推销这种消费品。其余三个（她们一共只有五个）形成了一种贵族阶级，专门侍候楼上的顾客们，除非楼下需要她们帮忙而且楼上已经客散，一般她们是不下楼的。楼上的座儿叫做茹彼德沙龙，专门为当地的资产阶级聚会之用，墙上糊着蓝纸儿，画着茹彼德的爱人蕾侬躺在一只天鹅的肚子底下。这沙龙有一条螺旋形梯子，沿着梯子走下去就是一扇并不惹人注目的临街的小门，门上的花格子里面点着一盏通宵不熄的小风灯，正像某些城市还点在那些嵌入墙里的圣母像前的小风灯一样。

这所潮湿而陈旧的房子教人嗅到点儿霉气。偶尔，一股科洛泉花露水的味儿在过道里飘着，或者楼下一扇半开的门把楼下顾客们的粗俗叫唤像一声霹雳似地传上来，使它在整个儿一所房子里激响，于是在楼上的先生们都把嘴巴略略撇一下，来表示他们是心情不安的和感到厌恶的。马丹同着她那些朋友一样的顾客们是不拘形迹的，从不离开沙龙，留心于种种被他们传来的本市风声和消息。她的庄严的言论，可以使三个妇人们的胡言乱语转变方向；尤其某些个别的大肚子顾客每晚总来陪着妓女们喝一杯，他们利用这种冠冕而平凡的放浪行为尽兴地轻薄诙谐，可是马丹一发言，他们也就沉默了。

楼上那三个贵妇人是飞尔南荻、拉翡儿，和绰号“驮马”的乐骚。

店里的人选是经过考虑的，从前有人极力使她们之中的每一个都算得是一件样品，一件女性典型的样品，使得任何顾客能够在这店里，至少差不多都有法子实现各人的理想。

飞尔南荻代表金黄头发的美人，很高很高，胖得近于臃肿，脾气柔和，农村的女儿，一脸无法消除的雀斑，一头淡得几乎没有颜色像是理好了的芒麻般的短发，不大盖得住她的头

颇。

拉翡儿是一个马赛女人，到各处海口跑码头的老油子，充着不可缺少的犹太美人的角儿，瘦瘦的，鼓着一副涂满了胭脂的脸蛋子。她那头用牛骨髓擦得通亮的黑头发在两鬓卷成钩形。她那双眼睛本是美的，倘若右边那一只没有眼翳。她那条弯弓式的鼻梁压着一条颇为发达的上牙床，在那儿有两粒新装的牙齿在下牙床的那些牙齿旁边显出痕迹，那些旧的牙齿已经用得很久了，颜色变得和陈旧的木料相似。

驮马乐骚是一个肚子大而腿子细的小肉球儿，从早到晚用一种发嘎的声音，轮流地唱着种种放荡不羁的或者富于感伤的曲子，谈着种种没有结局的和毫无意义的故事，仅仅只为着吃饭而停止谈天和只为着谈天而停止吃饭，虽然脂肪过多而肢体细小，她却轻捷得像松鼠一般整日绝不休息；并且她的笑声像一道声音尖锐的瀑布，不管是这儿，是那儿，在卧房里，在搁楼里，在楼下客座上，可以无缘无故连续不断地爆发起来。

楼下的两个妇人们，露绮思，绰号“老母鸡”，而佛洛娜，因为略略有些儿跛，被旁人称为“跷跷板”，前一个系着一条三色腰带，一直装束得像个自由神，后一个装束是假想的西班牙式的，她在头发丛里挂着许多铜的圆片儿，跟着她一高一低的步儿摇晃，她们都像是两个穿上奇装异服来过嘉年华狂欢节的厨娘。她们正如民间一切妇人们一样，既不很丑，也不很美，真是道地小客店里的女招待；在码头上，旁人用“两条唧筒”的绰号来称呼她们。

仗着马丹的善于调解的智慧和她的从不枯竭的好脾气，这五个妇人们之间只存着一种含着妒意的和平而很少什么骚动。

这种在小城市里的独家买卖是不断地有人出入的。马丹早知道把这店子装成了像样的外表，而自己对于全部的顾客显得那样和蔼和那样亲切，她的心地厚道是非常著名的，所以人都对她抱着一种尊敬的概念。那些长期的顾客为她花了钱，在她向他们表现一种比较明显的亲热时，他们都认为胜利；并且他们在白天做买卖相遇的时候，一定互相说道：“今天晚上，在您知道的那个地方会面。”正同我们说：“上咖啡馆，可对？晚饭以后。”总而言之，戴家楼是一个好地方，很少有什么人不去赴那里的日常的约会。谁知在五月底的某一个晚上，第一个上门的顾客布兰先生，木材商人和前任市长，竟发现那扇小门是紧闭的。花格子里面的那盏小风灯简直没有一点儿光；那所像是死了的房子里面没有一点儿声息传到外面。他敲门了，开始是从容的，后来，多用了一点儿的气力，仍旧没有一个人答应他。于是他用慢慢的步儿向着街道的坡儿上走去，后来，走到菜市广场，他碰着了那位正要向同一地点走去的船行经理杜韦尔先生。他们一同折回那地方去，成效也并不见佳。但是一阵大的喧嚷忽然在他们很近的处所爆发了，于是他们绕着这所房子走了一周，以后才望见一大群的英国水手和法

国水手正在挥着拳头撞击这咖啡馆的那些放下了的活动木板帘。为着使自己避免麻烦，这两个富人立刻都逃走了；但是一声轻轻的“喂”止住了他们：这是咸鱼行经理都仑伏先生在认清楚他们之后和他们打的招呼。他们把事情告诉了他，对于他，这消息是不快活的，本来他是娶了亲的，而且又有子女，行动不便，只能够在星期六到戴家楼来，他用拉丁话说是“为着力求安全”；而实际上却是一句隐语：因为他的朋友波尔德医生曾经把卫生警察制度的周期检查的日子告诉了他，他利用这种消息给自己规定了夜假。这一天正是他的夜假之期，而在这情形之下竟要耽误他整整的一周了。

这三个人向着船泊区转了一个大弯，在路上遇见了年轻的斐礼卜先生和班贝斯先生，前一个是银行家的儿子，戴家楼的老主顾，后一个是本地的税务局长。于是全体又从犹太人街走回来，目的是再去作最后的一试。但是那些愤不可遏的水手们正包围了这所咖啡馆，对着它扔石头，一面直嚷；于是这5位属于楼座的顾客都赶紧退回来，开始在各处的街道上荡着。他们还撞见了保险公司经理巨布伊先生，随后又撞见了商业法庭的审判员华斯先生；一个远距离的散步开始了。最初他们走到了防波堤上。他们在石栏杆上并排坐下来，瞧着浪花卷动。浪头上的泡沫在黑影里形成了许多发光而一现即隐的白痕，海波触着岩石的单调噪音在夜色中沿着整座悬崖响动。在这几个发愁的散步者待了一会儿之后，都仑伏先生发表意见了：

“这真扫兴。”

“扫兴，的确。”班贝斯先生接着说。末了，他们迈着小步儿都走开了。

走过了那条摊在坡下被人称为“林下”的街，他们就从“永保盐田”的木桥上走回来，经过铁路附近，重新又到了菜市广场，这时候，税务局长班贝斯先生和咸鱼行经理都仑伏先生正谈到了一种可作食品的鲜菌，因为他们两人中间有一个肯定已经在附近寻着了这东西，于是就突然起了一番争执。人心都由于烦闷变成愤怒的了，倘若其余的人不来调解，他们也许因而竟会动起武来，所以怒气冲天的班贝斯先生退出去了；然而一个新的争论又在前任市长布兰先生和保险公司经理巨布伊先生之间发生了，主题是税务局长的薪水和他能够为自己创造的财源，种种侮辱性的言语雨点似地从双方口里喷出来，这时候，陡然爆发了一种像暴风雨一样骇人的喧嚷，接着那群懒得在一家关了门的咖啡店外面徒然空等的水手们涌到广场上来了。他们排成对儿挽着臂膊，组成一道长的行列，并且怒气冲天地咒骂不停。

这一群资产阶级都在某一家的大门底下躲着，那些狂吼的群众对着修道院的那个方向走了。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还听得见那阵所喧嚷如同去远了的雷声一般低下去；最后才恢复了沉寂的景象。

彼此愤然相攻的布兰先生和巨布伊先生，没有互相道别就朝各自的方向走了。

于是其余的四人又重新迈开了步儿，并且本能地再由下坡道儿向着戴家楼走去。店呢，始终是关着的，静寂无声的，不可进去。一个安静而顽固的醉汉，轻轻儿敲着这咖啡馆的前门，随后又停住不敲而用低声叫着堂倌弗里兑力。他看明白绝没有谁答复他，于是打定主意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等候变化。

这些资产阶级正要退下来，这时候那一群闹轰轰的海员们又在街口出现了。法国水手们狂吼着《马赛曲》，英国水手们狂吼着《大不列颠国歌》。发生了一阵向着墙壁直扑的全体冲锋，随后那些粗蠢的家伙的浪头儿再向着堤岸扑过去，于是这两国的水手就在那地方爆发了一场斗争。在喧嚷之中，一个英国人被人打断了臂膊，一个法国人被人打断了鼻梁。那个留在门外的醉汉，现在如同倔强的孩子或者酒鬼似地哭起来了。末了，这些资产阶级也都散了。

慢慢儿，安宁的气象又回到这个被人打搅过的城市上面了。不时一阵浮起的人声从某一处传到另一处，随后就在远处消失了。

有一个人始终单独荡着，那是咸鱼行经理都仑伏先生，他因为要等候下星期六而伤心了；并且希望有偶然的机会，这偶然的机会在旁人看来固然莫名其妙，在他自己也没有法子了解；他认为警务当局听凭一所归他们监视的公用商店关门是教人非常生气的。

他又转到那地方去了。四处窥探，搜索种种理由，末了他望见防雨板上粘着一张大的纸儿。他很快地划燃了一枝蜡烛火柴，于是看明白了这样几个笔迹不匀的大字：因为第一次领圣体，关门。很明白这是没有办法的了，于是他走开了。

那个醉汉现在睡着了，直挺挺地挨着那张恕不招待的门躺着。

第二天，所有的熟客，一个跟着一个，在臂膊下面夹些纸头，假装有事的樣子走过这条街，并且每一个人都偷偷地来读这张神秘的启事：因为第一次领圣体，关门。

二

马丹娘家的姓是里韦，她有一个以细木匠为业并且有家室的兄弟，他名叫约瑟夫，住在他们的故乡欧尔州。马丹以前在伊弗朵开小客店的时候，曾经负担了这兄弟的女儿举行受洗礼的开销，她给这侄女取的教名是康司丹丝。这个细木匠是知道姊姊境况不坏的，他并没有忘了她，尽管双方都因为受了职业的牵制而且居住的地方相距又远弄得不能够常常碰头。但是因为自己的女儿快有十二岁了，这一年决定教她去第一次领圣体，所以他握住了这个接近的机会，写了封信给他的姊姊，说是这场礼节的开销完全要靠她。本来他们父母早已死了，她不能拒绝这种为了她的侄女而起的请求；因此答应下来。他的兄弟，更一心指望由于这种拉拢的效力可以教姊姊立一个有利于这个女孩子的遗嘱，因为马丹原是没有子女的人。他姊妹的职业绝不妨害他的廉耻心，并且，尤其是当地谁也不知道什么。有人谈到了她仅仅说：

“马丹是斐冈的一个富婆。”这话就任凭旁人揣测她能够靠年息过活了。从斐冈到味乡，大家至少算它是二十法里；而赶一段二十法里的路程，在农村老百姓的观念里竟比一个航海人之超越大西洋还要费事。味乡的居民从没有越过卢昂市；而又绝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斐冈的居民走到味乡去，味乡是一个埋在平原中间的五百来户人家的小市镇，而且又属于另外一州。结果彼此一点消息都不知道了。但是，领圣体的季节近了，马丹感到了很大的困难。她没有什么可以帮着照料买卖的人，所以即令把自己的店子仅仅休市一天，她也放心不下。因为楼上的贵妇人和楼下的，这两者之间的种种竞争必然会爆发；此外，弗里兑力一定会喝醉，喝醉了，他可以毫没来由地得罪人。到末了，她决定随身携带自己的全部人员，至于那个男工，她给了他假期，直到第三天为止。这个兄弟得到了消息，一点儿也不反对，并且自愿供给这全部伙伴住宿一宵。所以，星期六早上，八点钟的快车，在二等客车的一个车厢里运走了马丹和她的全部伙伴。

由开车之后一直到白时乡，她们都没有遇到同仓的旅客，所以噪聒得像是一群喜鹊了。但是在白时乡却上来了两夫妇。男的呢，一个乡下老头儿，披着一件蓝布罩衫，领子发皱，宽大的袖子在手掌边收得紧紧的，绣上些儿白花做装饰；顶着一顶古式的平顶高帽子，四周的丝带变成了红不红又黑不黑的，活像是一圈倒竖的毛；一只手抓着一柄绿的大雨伞，另一只手挽着一只大篮子，篮口露出三只鸭子的神色惊惶的脑袋。女的呢，一身硬挺挺的全是村庄式的打扮，有一副母鸡一样的面貌，带着一条鸡喙样的钩子鼻梁。她坐在她男人的对面，因为插在一个这样漂亮的团体中间，一直不敢动弹。

而事实上，在车厢里真有一片颜色鲜艳得夺目的光彩。马丹全身从头到脚都是蓝的，蓝缎子的，披着一一条红的，耀眼的，闪光的法国仿制羽纱的大围巾。飞尔南狄包在一条苏格兰式的裙袍里喘气，裙袍的腰身原是靠着女伴使劲才缚好的，所以托起了她的本来颤动的胸部，使它变做一对像是包在布囊里的流质一般始终摇荡不停的山峰。

拉翡儿戴着一项翎毛帽子，像是一只满是鸟儿的鸟窝，穿着一套洒金的青莲色衣裳，的确是有一点适合于她那副犹太女人面貌的近东装束。驮马乐骚配着身上那条宽边镶滚的玫瑰色短裙，竟像是一个过于肥胖的孩子，一个肥胖的侏儒；至于“两条唧筒”的装束都奇怪得像是从古老窗布中间剪下来的，上面的图案枝叶纷披，都是十九世纪法国王室复辟时代的产物。自从车厢里不单是自己几个人以后，这些贵妇人立刻表示了一种庄重的神情，并且开始谈起许多高超的事情来提高自己的地位。但是在鄯培克车站，上来了一个蓄着金黄大胡子的富绅，他戴着许多金戒指和一条金链子，在自己座位的顶上放了好几个用漆布包成的包裹。他现出了一种滑稽家和天真孩子的神情。他微笑着施礼，然后轻松地发问：“几位马丹调换

防地吗？”这问题在同伴里投下了一种使人感到尴尬的惭愧。然而马丹却很快恢复了庄重的神情，于是，为着争回集团的体面，她干脆地答复道：“您很可以讲点儿礼貌！”

他告罪了：“请您原谅，我本想说调换修道院哟。”

马丹找不着什么有待答辩的理由，或者也许是满意于这种纠正，于是闭紧了嘴唇表示了一个庄重的回礼。

这时候，这位坐在驮马乐骚和乡下老头儿之间的富绅，开始对着那三只从篮子里伸出脑袋的鸭子挤眉弄眼了；随后，在他觉得自己已经引动了他的观众的时候，就动手来格支这些鸭子的脖子，一面对它们发表许多滑稽言词来替大众解闷：“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小池塘！呱！呱！呱！为的是去认识小铁叉和火光！呱！呱！呱！”

这些可怜的家禽都扭开自己的脖子去逃避这种温存，使出可怕的气力，想从这个柳条的监狱里逃出来；后来忽然三位一体地迸出一阵表示危迫和伤心的叫唤：“关！关！关！呱！？？”这时候，一阵狂笑在这些妇人们之间爆发了。她们俯下了身子向前伸着去看；大家发痴似地对于这些鸭子发生兴趣了；而那位先生格外加倍使出了他的聪明而又罗嗦的手段。乐骚也来参加了，她从她邻座旅客的大腿上面俯下了身躯，吻着这三个牲口的脑袋。立刻每一个姑娘都要依次来吻它们了；于是那位先生就让她们坐在自己的膝头上，颠着她们，拧着她们；陡然一下和她们用“你”字来做称呼了。

那两个比他们的家禽更为惶骇的乡下人，都愣着迷惑了的眼睛不敢动一下，他们那满是皱纹的脸上没有一点儿微笑，没有一点儿表情。

于是这位本以推销货物为业的先生，用闹着玩儿的手段提议拿几条吊裤子的背带送给这些贵妇人，接着就从包裹之中取下了一个打开了它。这原是一种诡计，包裹里装的是许多袜子吊带。

这些吊带，有些是用蓝绸子做的，有些是用粉红绸子做的，有些是用大红绸子做的，有些是用紫绸子做的，有些是用青莲绸子做的，有些是用闪光的红绸子做的，都有一副用两个互相接着的镀金爱神镶成的金属圈子。这些姑娘们都欢喜得叫起来了，随后都仔细观察这些样品，显然又被女性接触一种装饰物件的天然慎重态度所拘束了。她们用眼色或者耳语来互相询问，也同样互相答复。而马丹呢，她摆弄着一双橙黄色的，舍不得丢下，这一双比其余的宽大些儿也庄严些儿：的确是女掌柜的袜子吊带。这位先生怀着一种念头等着，他说道：“快点儿，我的小猫儿，应当试试这些东西。”

于是起了一阵风浪似的惊喜之声，接着，她们如同害怕什么强暴行为似地绷紧了自己的裙子。他呢，从容不迫地静候他的时机。他高声说道：“各位不爱，我包好就得了。”随后又

狡猾地说，“我可以送一副给那些来试吊带的，听凭自己挑选。”

但是她们都不愿意，很庄严，都重新竖直了自己的身子。然而“两条唧筒”因为他更换了提议像是都很扫兴了。尤其跷跷板佛洛娜，她受了欲望的压迫，明显地有些迟疑。他催促她了：“快点儿，我的孩子，拿点儿勇气出来吧；拿去吧，这双青莲色的，它和你的衣裳很搭配。”这一来，她打定主意，于是，撩起了自己的裙袍，露出了那两条勉强强箍在粗纱袜子里面像牧童一样的粗腿子。这位先生弯下了身子，在她的膝盖下边儿扣好了吊带的圈子，随后又扣好了上边儿；接着轻轻地搔着这姑娘，使得她突然缩着身子一面迸出几声轻微的叫唤。到了系好了的时候，他送掉了这双青莲色的，又问：“轮到谁？”大家齐声叫着：“轮着我！轮着我！”他从驮马乐骚着手了，因为她摆出了一双臃肿得不成形状的东西，那么滚圆一段儿，没有看见踝骨，正是拉翡儿所谓的“腿子香肠。”飞尔南狄身上那两根健壮的柱子教这推销员目骇神移，她是受着了她的赞美的。至于犹太美人那双枯瘦胫骨就没有多少成绩了。老母鸡露绮思闹着玩儿，把裙子罩在这位先生的脑袋上，于是，马丹为了制止这种不成局面的恶作剧，只好来干涉了。最后马丹伸直了自己的腿子，一双有脂肪又有筋肉的诺曼底种的漂亮腿子；于是这个惊喜交集的推销员用献媚的姿势脱下了自己的帽子，以道地的法国骑士的身分来向这条可称领袖的腿肚子致敬了。那两个在昏乱之中如同冻得发木的乡下人，都用一只眼睛从旁瞧着——他们简直像是两只鸡，以至于这个金黄长髯的汉子立起身来对准着他们的鼻子“格——格——里——格”像雄鸡似地啼了一声。于是这又重新激起了一阵狂欢的风暴。

这两个老年人带着篮子、鸭子和雨伞在木德乡下车了；接着大家听见了那妇人一面走一面向她丈夫说道：“这又是一些到该死的巴黎去的野鸡。”这个爱开玩笑的推销员闹得太不像话了，使得马丹自认应当强硬地教他归还原位，后来他在卢昂下了车。她如同说教似地说道：“这够得教会我们怎样和初次会面的人说话。”

走到瓦塞尔，她们换了车，接着在下一站找着了约瑟甫·里韦先生，他正拉着一辆套着白马而且塞满着椅子的大车在那儿等候。

这木匠彬彬有礼地吻过了这些贵妇人，并且帮着她们爬上了车子。三个坐在靠后的椅子上；拉翡儿，马丹和他的兄弟坐着靠前的那些椅子；至于乐骚，既然没有座位，只好将就坐在高大的飞尔南狄的膝头上边；随后，大家起程了。不过，这匹矮而小的牲口突然加快的脚步，立刻教车子骇人地颠簸起来，使得那些椅子都开始跳舞，使旅客们坐不稳定，使他们带着木偶的动作，害怕的脸儿，以及因为丧胆而起又被一阵更强烈的动荡所打断的叫唤向左右乱晃了。她们攀着车子的两边；帽子滑到脊梁上去了，盖着鼻梁，或者压着肩头；然而这匹

白马始终一径跑着，挺起了脑袋，伸直了那一条不时打着臀部而光秃得活像鼠尾的尾巴。约瑟甫·里韦，一只脚伸在车辕上，另一只屈在身躯下边，双肘高高举起，拉着缰绳，喉咙里不时吐出一种类似母鸡召唤鸡雏的声音，使得那匹矮而小的马竖起了双耳，更加加快了脚步。

碧绿的郊野从公路两侧展开了。正在开花的油菜四散地铺开了一幅黄澄澄的波动不息的大地毯，其中散出一阵清新强烈的香气，一阵被轻风带到远处的沁入心脾的甜香。在那些已经长大的裸麦丛里，许多矢车菊露出了浅蓝的小花朵儿，使得这些妇人都想去采，但是里韦先生却不肯停车。并且偶尔有一片像是整个浇着鲜血的地里满开着红罂粟花。在那些被盛开的鲜花如此渲染的平原中间，那辆大车像是载着另一簇颜色更热烈在花被白马用快步拉着前进，它偶尔在一座农庄的大树后面失踪，穿过了大树枝叶的掩蔽范围又显出它的影子，然后重穿过那些被红颜色或者蓝颜色点缀的黄黄绿绿的农作物，在日光下边载着那些光彩夺目的妇人们飞奔。在大家到了木匠的大门跟前的时候，已经是一点钟了。

她们都因为劳顿而支撑不住了，因为饥饿而面无血色，自从动身以来一点东西也没有吃，里韦太太连忙迎上来，扶着她们一个一个下了车，等她们一下车就上来拥抱；并且对于这位被她想做奇货看待的姑奶奶，她吻得更为巴结。大家在木匠工作室里吃着东西，室里的工作器具早已为明天的筵席而挪开了。

吃过一份炒鸡子儿，跟着是一份炸的肥肠包饺子，再浇上些烈性的苹果酒，于是全体皆大欢喜了。为了表示敬意，里韦拿着一只杯子碰过了杯，而他的妻子照顾一切，下厨，上菜，撤菜，低声在每一个女客耳门边说：“这东西，您可合意？”无数竖在墙跟前的木板和许多扫到墙角落里的刨花散出一阵新出刨的木头香味，一阵细木作里的香味，那种深入肺部的树脂气息。大家问起了那女孩子，但是她早到礼拜堂里去了，只能在傍晚以后才得回来。于是，这一行人为着参观本地风景而出门了。

那是一个被一条公路穿过的很小很小的市镇。十来所沿着那条唯一的街道而排列的房子庇荫了当地的商家，肉店，油盐作料店，细木作，咖啡馆，皮匠店和面包店。礼拜堂在这条街道的尽头，被一座小小的公墓绕着；四棵种在门外的异常高大的菩提树盖住了整个礼拜堂。那是用燧石块儿砌成的，没有任何艺术气息，并且顶着一座石板盖顶的钟塔。从礼拜堂再往镇外走过去，郊野又开始了，郊野是被一堆堆东罗西布的树丛所剖分的，树丛里藏着好些农庄。

里韦因为礼貌关系，尽管身着工人衣裳，却堂堂皇皇挽着他姊姊的臂膊散步。他妻子完全因为拉翡儿的光彩耀眼的裙袍感到了惊讶，钻在拉翡儿和飞尔南荻二人之间，圆球样的乐骚同着老母鸡露绮思和疲倦而微跛的跷跷板佛洛娜，三个人快步跟在身后。